



## 有水如刀

■ 安徽合肥 王张应

“吡吡吡”“吡吡吡”。一种陌生声音持续不断自窗外传来,有如铁锹铲地,有如锅铲铲锅。受好奇心驱使,于书桌前站起来,朝窗外望去。原来是小区物业工人在楼下清洁路面。住在低楼层也有它的好处,偶尔多一些信息输入,听得见路上行人脚步声,夜间还能听见草丛里的唧唧虫鸣。

楼前一条人行道,路面由桔红色面砖铺就。原本很美观,最近却特别不好看,人走在上面还得小心翼翼。路面湿滑,步伐大了,人会摔跤。拜上天所赐。连续两个月高温阴雨天气,给桔红色路面涂上了一层又一层斑斑驳驳墨绿色包浆。那些长在地砖表面的青苔,蓄含了丰富的水分,人脚踩上去很容易形成一次短距离的滑行,在路面表层划出巨大的擦痕。

为安全计,同时也是考虑美化环境吧,小区物业便安排工人师傅对路面进行清洁。照传统思路,清理这种路面,使用铁锹和扫把即可。先用铁锹铲除路面面积垢,再用扫把将垃圾扫成堆,集中运走。可以想见,这样清理的效果,肯定不会太好,以桔红为底色的路面上,清理过后免不了会留有许许多多墨绿色斑点。要想弄得彻底,除非将路面“剥掉一层皮”。

这回,物业工人摒弃常规思路,使用新式工具来清理路面。看得出来,这种清理方式劳动强度小,清洁效果却非常好,清理过后的路面洁净如新。物业工人师傅手持的清理工具,只是一管水龙头。物业工人背后立着一台约摸一米高处于运转状态的机器,机器的正面有一根较长的塑胶水管,将机器与物业工人手中的水龙头连在一起。机器的背面,拖曳出一根长长的塑胶水管,还有一根黑色电缆线。这一管一线的另一端,同在一个方向,相伴进入楼栋门洞。想必是在楼内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吸收了来自楼栋水、电系统的充分能量。

细看便明白这种清洁工具的工作原理。从楼栋里接出来的自来水,通过电动机加压,从水龙头里喷出来的水便极富冲击力,水流锋利如刀。工人师傅将这把“水刀”的刀口对准路面,一小块一小块地铲除路面上顽固的污渍。出现在工人师傅背后那段清洁路面,似乎是将原先路面剥除了一层苍老的皮壳。也好像是,一段时光被剥去了一层陈旧的包浆,便变成了一段崭新的时光。站在窗前看工人师傅持械劳作,似乎能体验到工人师傅心里那种巨大的成就感。同时,也震惊于来自工人师傅手中那把“水刀”的巨大力量。

旁观步步逼进的“水刀”,瞬间曾有一个可怕的担忧。假如将那管水龙头对准一棵树,喷水力量定会使树在落叶纷飞后删繁就简繁华落尽。倘若将水管对准某堵墙的薄弱环节,水柱如钢针,会将墙体击穿。再好的工具,只能是为服务的工具,千万不能成为对付人的武器。如刀似针的水流,它的锋利来自那台机器给它的巨大能量。只要机器运转所制造的压力足够强大,哪怕是温柔的水,也突然变得坚硬无比,有咄咄逼人教人远离的银亮色金属锋芒。对于水,实在不能小看,柔性里面包藏着锐利的刚性。不光路面,在高压面前,所有在时光的尘埃里形成的层层包浆,哪怕再厚实,也会瞬间土崩瓦解。高压总能让看到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难怪在需要清洗时,人们总是想到高压,制造出高压水枪或水刀。以前在洗车店,见他们用的是高压水枪,将一些脏兮兮的车身冲洗得锃亮。这次在楼上楼下看物业工人清洗路面,用的高压水刀。没有高压便无法形成水的刀枪,想清洗干净,不太可能。

高压这东西总是被人握在手里,为己所用。如刀似枪,人害怕它,许多时候还不得不仰仗于它。

## 我的会飞的朋友们

■ 安徽合肥 胡玲

小时候常见的鸟是麻雀。它们幼小又充满活力,树上、电线上、屋檐上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从春到冬,叽叽喳喳,和我们百姓们打成一片,是我们来自天空的精灵,是孩子们常想捉拿亲近的朋友,平凡又神圣。记得当年住在山里,每当夕阳西下羊群归栏的时候,那位牧羊的哑巴少年便咿咿呀呀带着他的四只羊从我们家门口经过,而山林里的麻雀总有几只飞来给他送行,有的甚至会站在他那戴着花草圈的头上随他神仙般地飘然而过……那情那景真令人羡慕不已。

除了麻雀,我对其他鸟都很陌生,只是在电影里、书本上、动物园里、旅游途中偶然见过几种鸟,虽然有时会挂念它们,却没有机会多接触,只能在心里想入非非。一直到本世纪初,我才对灰喜鹊有了较深的印象,它们是我较早熟悉的第二种鸟。那时候我住在科大东区校园附近,闲暇时常去校区散步。校区幽静干净,树多,灰喜鹊也多,它们体态优雅俊美,“科里科气”的,很有知识分子的味道。有时它们也飞入附近的小区,沿着楼梯向上蹦,见到人便沙哑地叫一声,似乎很想和我们交朋友,那憨态很是讨喜。有一天吃过晚饭天已黑了,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了,估计应该是春天,因为春天是灰喜鹊的恋爱季节啊,我在校区的一条梧桐小路上悠闲走着,忽听到高大的梧桐树上鸟声鼓噪一片,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鸟聚集在一起。它们在开相亲大会吗?不得而知了。

现在公园、小区和街道边的树上小鸟越来越多,种类也多,对于我这种鸟盲的人来说想认识它们很困难。有次在天鹅湖边看见一只白色的大鸟走在浅水里啄食,我很想知道它的名字,可惜边上无人。情急之下,我异想天开地打开手机里的“形色”软件(一种识别花卉植物的软件),结果告知那是荷花,我不禁哑然失笑,不过远远看去它确实很像一朵盛开在水里的洁白的会走动的荷花。

认识斑鸠是在2020年的春天。疫情期间,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一天忽然有一只小鸟从空中飞来落在我家的窗沿上,好像专程来看望我们。家人说那是斑鸠。它就是斑鸠啊,脖子上像围了一串珍珠项链,我终于将它俊俏的形象与它那揪人心弦的声音对上号了。那时,它那“咕咕咕”的叫声,好苍远啊,日日夜夜总让人想起远离家乡的勇敢的“逆行者”们。所以斑鸠也是我的朋友。

至于乌鸦,我是在今年初夏才将它认出来的。之前我也见过它,黑乎乎的,很像乌鸦,但黄色的眼圈和黄色的喙很柔和,没有乌鸦那么阴险凶狠的样子,相反它的胆子还很小,见到人就飞走了。有一次我还见到它嘴里叼着蚯蚓躲在灌木丛里,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十分可爱,但当时我不知道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会唱歌的乌鸦。初夏的那天,我经过河边一棵柳树,准备去河对面的树林里看无患子开的一朵朵挂在枝头上的细碎小花,还有铺满一地的三叶草花。忽然一只黑色的小鸟从我的眼前扑闪而过,落在柳树上。接着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竟然放开喉咙欢快地鸣叫起来,那声音高亢悦耳如同神曲,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寻声望去,只见它那张开的喙嵌在夜空中的金色月牙一样美丽动人,而声音则如月光一般流泻下来,清亮明净,销魂。四周寂静,河水无声无息,风也停住了,好像万物都在聆听。后来我问站在边上的清洁工那只鸟叫什么名字,她歉意地说不知道。可是我猛地想到乌即是黑,那么这只黑色的小鸟不正是乌鸦吗?打开百度,果然证实了我的想法。乌鸦,又名百舌鸟,鸟中的歌唱家,胆小。

## 亲切的刨花

■ 安徽合肥 许若齐

刨刨花的场景现在是在很难见到了。这门活的目的要让木板变得平整、光滑,是木匠的基本功。也往往会使观者在不经意中看得入神:师傅手脚腰协调,动作娴熟,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富有韵律;那白花朵的刨花如瀑布般涌出,薄如蝉翼……诗人在此,会不会俯身拾起一条,在上面把即刻喷薄出来的诗兴写下几行?我们那时唯一做的事情是急不可待地把刨花装进一个竹篾编的篓子里,使劲压实,愈满愈好。我们是一群拣刨花的孩子。拣刨花的地方叫木器厂。木器厂里有好几十个木匠在干活,年轻人多,当地人统称为“小木匠”。他们凭力气和手艺吃饭,砍锯刨削凿,都是手工活。放到当下,有的绝活大概可以“申遗”了。

每隔一段日子就要去木器厂捡拾刨花,孩子数以几十。你得早早地在车间里的木工台前候着,遇到木匠有刨材的活,算是走运了。他拱着身,有节奏地用双手推着刨子,刨花不断涌出,我们则迫不及待地往自家的篾篓里装,求大于供,免不了发生一些矛盾,狗咬狗、一嘴毛。这就给了小木匠可趁之机。他让小子们一字站好,挨个回家中可有姐姐。没有的尽数逐出,留下的再问可愿叫“姐夫”。年纪大些的孩子悻悻而去,不解世事的则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上了位的“姐夫”听了眉开眼笑,年纪大的师傅则皱起眉头:“青皮青皮”!刨花当然也可以自产。有人家自置家具,即请师傅上门打。工钱自不待说,还包吃喝,有烟抽,小木匠们都乐此不疲。

最理想的是东家还有个未出阁的闺女,年方二八以上,每天进进出出,沏个茶倒个水,“大哥”不停地喊。小木匠心花怒放,嘴不停地搭讪着,干活有使

不完的劲;最沮丧的是家中枯坐二老,盯着你出活,且吝啬得要命,菜里基本不见荤,香烟盒里一天总是五支烟而且是两角八分的东海牌。小木匠见吃喝如此这般,又不施美人计,恼了。也不便在台面上发作,就这两天打鱼晒网地敷衍着,把时间都花在刨板上,刨一块木板漫不经心,动作几下又停下来,刨花倒是出了不少,够烧几个月了,却硬生生地把一张桌面刨薄了两公分。东家知道遇到了“痢痢头”,只能暗暗叫苦。

木器厂每月才过一次秤,没认姐夫的孩子只能把篾篓东躲西藏,其状惶然。我不择路,拐进一偏僻屋前,四周杂草萋萋,人迹罕至。推开虚掩的门,里面竟摆放着几十口白生生的棺材。我很恐怖,丢下篾篓急急如漏网之鱼逃出。凡此种种,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刨花本身的亲切感。它是一个家庭每天燃起的第一簇像模像样的火。作为引子,“轰”地一下,点起的那一刹那很光明很耀眼,“扑扑”地烧着,然后很快无私地把自己变为灰烬。唯有在它的助力下,柴与木炭才能一改自己的静默状态,变得温暖进而炽热,日常的烟火生活就此开启:晨起一壶水,烧得“滴嗒开”(方言,烧开沸腾的水);柴灶上铁锅里有点烫嘴的红薯、稀粥,还有一个茶叶鸡子;天寒地冻,夜半时分,想吃一碗汤面,一撮刨花瞬间就热了凉灶冷锅。

没有刨花的日子是有些惶然的。开始烧煤了,刨花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当你有感于电子打火“啪”地一声带来的快捷与便当时,一个母亲正带着年幼的孩子在乡村游玩。遇见了一个老木匠在自家门口刨木板,刨花铺满一地。